**我爱这辽阔的蒙古**

一、蒙古国的学生

在蒙古国做学生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在中国，做学生也曾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我教小学二年级和四年级。二年级的学生那么小，每次我早早地到学校，他们就会像鸟儿一样围着我，叽叽喳喳。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我看他们兴奋激动的表情，我就知道他们一定在对我说什么好玩儿的事情。于是，我就面带微笑，一个劲儿地点头，并也快乐地随声附和“за,за”“тийм ”“тэг”（这些都是好的意思）。 四年级的男生渐渐有了男子汉气概，女生也变得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起来。他们远远看见我就会用汉语对我说，“老师，您好！”

蒙古天气寒冷，但室内有充足的暖气。学生们到学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。脱下重重的、厚厚的羽绒服，换上他们自己的小西装。小西装是学校统一发配的，但是有的小孩子不穿学校的西装，而是穿上父母亲给他们量身定做的正规小西装。女生则穿衬衫加套裙。他们的穿着在他们不调皮的时候看起来，是非常好看的。结果是，只要一上课，二年级的小孩子立马开始乱了锅。室内太热，小男孩儿脱下西装，露出衬衫，那架势，真是“喊破嗓子，不如甩开膀子”。熊孩子们光是说话争吵已经不顶用了，必须跑过去“用拳头说话”。其实，我刚开始上课的时候，二年级的小孩儿可不是这样。他们可听话了。一动不动地坐着，让写汉字就乖乖地写汉字，让起来回答问题就起来回答问题。后来他们和我相处久了，发现我是一个很温和的人。于是，他们就“山里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”。我一看这局势可要失控，必须采取严厉措施。手中的长尺便是我的最终武器，指到哪里，那里就立刻安静。“剑锋所指，华英缤纷”。但是，我还是更喜欢用奖励措施。一些贴纸，一些糖果，再加上一些口头表扬也能十分管用。毕竟，真是打下去，打在孩儿身，痛在老师心。那么小的孩子，那么纯洁的眼神，真是舍不得打啊。

有一次，我转身在黑板上抄写汉语拼音。一个小男孩儿从后面的座位上，偷偷匍匐前进，到了前排座位这儿，就警惕地站起来，然后对着同学兴高采烈地扭扭屁股，摇摇头。那个炫耀劲儿！学生被逗得“咯咯”笑，又不敢大声。我一扭头就看见了他。于是，立马放下粉笔，两步当作一步，以“迅雷不及掩耳之势”突然出现在他背后。“兵贵神速”。下面的同学们“啊”的一声，有的学生立马提醒他。我听见“багш”（老师）这个单词。他显然还没有在洋洋得意的忘形中反应过来。他扭头一看，发现是我，吓得拔腿就跑。我早已经料到。在他做出动作要跑的那一瞬间，我拿着长尺“啪”的一下打在屁股上。他回到座位上，乖乖地翻开书，做认真看书状。虽然，学生听不懂汉语，但是，我依旧严厉地批评了这位学生。学生听不懂，但是明白他们这样做并不受我欢迎，我很生气。自此，风气大变。

后来，我抱着向其他蒙古老师学习的态度，去试听了一年级的课。整个教室鸦雀无声。老师板着脸在听写简单的蒙语单词。有个小男孩儿转过身，向背后的同学说了一句话，打破了寂静。老师跑过去，夺过听写本，看了看听写本，然后就是一巴掌。向小孩儿吼着。估计是说，我反复跟你们强调这个单词怎么写，都强调了好几遍了，别人都写对了，就你写错了。小男孩儿脸上立马出现明显的手掌印。我想起了我的小学生涯。由于我上课总喜欢分心、讲话，挨了不少老师的巴掌。老师还反复对我们说：“我这样做是为了你们好。你们以后就知道了巴掌的意义了。”然而我愚笨，至今也未能通晓这些神秘巴掌之下的真正奥义。滥用暴力，随意体罚，侮辱性责骂，这其中的微言大义，晚生实在是参悟不透啊。对于这些过于小年龄的学生来说，适当的高压不可避免，毕竟他们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形成一定的控制力。然而，我心目中的课堂应该是又严肃认真又活泼生动的地方。我想陪着这群熊孩子在玩儿中学，在学中玩儿。陪他们度过轻松快乐的童年。希望能让他们体验到，原来学汉语也是很好玩儿的。

我们汉语志愿者教师真是一块强大的磁铁。我可以自豪地说，我们没有辜负我们身上的使命。在蒙古的一个城市里，几个汉语志愿者教师的家经常有学生造访。其中有一个小孩儿，叫小西，四年级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他正和他的汉语老师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。很安静又有一丝羞涩的孩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父母离异，母亲在德国，父亲在乌兰巴托，他跟着他奶奶住在这个城市。他不去他爸爸那儿，因为在那儿他“有了新的妈妈”。这些都是他用汉语告诉我们的。他虽然不能完整地说出汉语，但是从他说出的几个单词中，我们便可以推想而知。我们互相之间沟通交流并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他对志愿者教师怀有很深厚的感情。上一任志愿者教师留给他的照片，他随身携带着。他还计划带着奶奶（奶奶不会说汉语）去中国看望上一任和这一任的志愿者教师。其实，对教师来说，给这个孩子一些关爱，这不过是举手之劳。但是对孩子来说，这却是弥足珍贵。这群老师的无私关爱成了小西的避风港，也成了小西的精神寄托。在小西心中，肯定有一个情真意浓的中国，有一个始终微笑着的可爱的中国。我们独身在异国他乡能做有限，但是，我们能做又是无限的。爱，总是能够穿越国界，穿越语言不通的障碍，去化解心中淤塞的坚冰。就算我们带着迷茫与伤痛从繁杂的中国而来，就算我们此刻正在流泪，但是当我们转过身，面对孩子们的时候，请擦干泪水，带着微笑。把阳光洒向学生，把悲伤独自咀尝。同时，我也坚信，所有误解与不信任，最终都会在爱的光辉下隐遁。

我的根在中国，我骨子里携带着的文化基因在中国。不管我在外漂泊多久，最终我还是会回去的。然而，在我离去之前，我想把我所有最美好的祝福都洒向在这辽阔草原上的孩子们，祝你们在凡世间得到幸福。

二、我在蒙古国的生活

蒙古的冬季很漫长，我嫌这里绿色太少，于是就买了盆栽，放在冰箱上。结果因为我浇水过多，烂根了。眼看着它一天一天枯萎衰颓下去，我不想让这小小的死亡赤裸裸地发生在我眼前，于是，我把娇弱的盆栽送人，自己把发了芽的胡萝卜种进了自制的花盆里。胡萝卜日渐繁盛。一日，我站在窗户边，凝望向远方，一扭头，看见冰箱上郁郁葱葱的胡萝卜，叹道：“生命本应繁盛！”我突想起川端康成的话：“一朵花很美，要活下去。”生命也如斯美妙，我们也要努力活下去。

在这里，课不多，人也很轻松，我有大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。这里是乡村，位置偏远，我把自己想象成闭关修炼的道士或者是正在隐居的隐士。这样一想，我的心情总是很愉快的。在大学里，我总是嫌自己的时间不够，要上课，要做好作业，要处理好人际关系……在这里，什么都不用想。我学会了做饭。考研之前，我在租房里学过煲汤，但是并没有真正下厨，毕竟当时的条件也不允许。来蒙古之后，买好牛肉、羊肉、土豆、胡萝卜、青菜，还有各种调料，然后我就各种试，有时候是盐放多了，齁，有时候炒菜油放少了，粘锅，有时候炒过头，白菜焦了，牛肉老了……多试了几遍，也就知道分寸了。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网上各种食谱很多，我也很想照着做，只是这里调料和食材实在有限，做菜也总是做得不尽兴。但就是这些屈指可数的食材和调料，却也依然组合出了那么多的风味，在一次又一次的下厨过程中，我终于能够日有所悟。买20000图（相当于国内68块钱）的牛肉够我饕餮吃上两个星期。中国式的做菜喜欢炒，在锅里放好油，然后把准备好的菜有顺序地放进去，“吱吱吱吱”。我总能想起小时候，坐在餐桌边，等着新炒好的菜的情景，美好的回忆一幕一幕泛上来。原来，这些儿时的炒菜的场景早已经深深植入我的脑海。只是蒙古的厨房，没有吸油烟机，厨房和客厅卧室连在一起，便不能经常炒菜，否则油烟满屋，殃及住客了。开窗户？又太冷，外面经常就是零下三十度。开一小会儿，我在室内就不得不披上羽绒服了。炖，一样可以做出很好的菜来。我实在没有觉得这里的生活有什么苦，让自己的舌尖去品尝自己双手做出的菜，其中味道细微的差异，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吃饱了肚子，再喝点儿红酒。我可不敢买很贵的红酒，舍不得，50人民币以下就好。这边都是国外的红酒，价格会比国内的要低一些。饮少则醉，即醉而睡，喝完之后的陶然，又无俗虑、俗人烦心，便可以安安心心睡个好觉。喝饱了，吃足了，睡醒了，精神抖擞，就可以打开电脑，听听名师的讲座。来之前，我从超星下载了很多名师授课的视频，这时，随便挑出一个，就可以很专心地听下去，每到妙处，欣然神会，醍醐灌顶，优哉游哉，不知时光之匆匆逝也。我总会在不经意中与对自己胃口的教授邂逅相逢，例如吉林大学的马大勇。我在超星上听了他的“诗歌的七个交通”和“金庸小说鉴赏”系列等等，后来我专门在知网上找来了他的论文来看，买了他和其师严迪昌合著的《纳兰词集》。至今印象深刻。在吉林大学培训的时候，他竟然来给我们做了两个上午的讲座。

我喜欢周作人，以前一直没能好好钻研。现在，我搜集了名师讲解周作人的一系列视频，并全都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，又找来了博士、硕士的论文以及钱理群的《周作人传》细细研读。这才真正管中窥豹登门入室了。正是这一大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，可以让自己真正沉淀下来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想通一些以前一直犯迷糊的事情。在最迷茫的年纪，我需要对人生好好思考一番。

我每天也会安排自己抽一段时间来背书。从大一开始，就养成了这个习惯，以后若是能够，我愿意一生都保有这个习惯。在口齿吟诵之中，文字化为流水，将我孤独寂寞的心包围、抚慰，让我在声音与意境的海洋之中得到暂时的陶然，在不完美的现实之中，瞥见永恒的美的存在。要是我不吟咏，我的口语表达能力也许会下降，本来就不标准的普通话，恐怕会更加不标准。在诵读中，我特别重视字正腔圆，着重区分卷舌与不卷舌，前鼻音与后鼻音，鼻音与边音等等。在最应该吃苦的年纪，我不能选择安逸。归隐将近一年，当我再次携剑出关时，也许真的“剑锋所指，落英缤纷，春水涟漪，千里莺啼”！

看着在首都的志愿者能随时聚会，一起嬉戏一起游玩，真的很令我羡慕。但是，恐怕他们也没有我这么有时间能沉下来吧。正是在拒绝外在诱惑的同时，我们才能向内省察。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。各有各的一份安宁，我其实不必去羡慕别人。在别人看来单调乏味的书斋生活，其实是波涛汹涌，暗藏玄机。

然而，即要沉得进去，也要跳得出来，切不可学一头扎到书斋里的周作人。不能自己偷偷划着小舟，跑到彼岸。极端的个人主义，使得周作人选择留在北平，选择归附日寇。有能力建起小舟，何不建了大船，载更多的人呢？这一点是我必须时刻警醒自己的。

我很珍惜在蒙古的每一天，这真的是我为数不多，可以扎进去读书、思考、写作的机会，回国后，为生存奔波，为房子奔波，再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平静的心态了吧。每一阶段做每一阶段的事情，既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那就踏实地体验当下的状态。此刻，我很幸福。